

1963年9月14日至27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率领由叶剑英等人参加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访问正值中苏矛盾激化之初，中苏论战烽火已起。

朝鲜曾准备加入中苏论战

随团出访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负责将中朝两党高级领导人每日会见的具体情况编写成汇报或简报，逐日报中央。这批情况汇报、简报每件抬头都标有“绝密”或“特急·绝密”字样。在外交部解密的从1961年到1965年期间的外交档案中，这批文件也对公众开放。

刘少奇访朝受到热烈欢迎

9月15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受到了热烈欢迎。金日成对刘少奇说：“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深厚的。三年战争期间，我们两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朝鲜有不少志愿军的坟墓。志愿军前后在朝鲜8年，8年的时间不短，因此，（同朝鲜人民）感情深。战争在一起，战后恢复时期也在一起。平壤恢复建设时期，志愿军工兵团参加了，有很多志愿军参加建设。大同桥也是志愿军修复的。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砖窑，是志愿军一个团帮助我们修建的。我曾看过工地上劳动的志愿军，他们挑着一堆堆的砖来劳动。给了我们很大鼓舞。”金日成还说，“志愿军

离开朝鲜时，很多人都哭了。有着这样亲密关系的中国人民的使者来访，朝鲜人民怎能不从内心真诚地欢迎呢？我看他们欢迎不是假的。”

金日成说，可不点名，但要“参战”

9月16日下午，刘少奇向金日成介绍了中苏论战的情况。金日成说，赫鲁晓夫下一步可能要攻击朝鲜劳动党。朝鲜劳动党正准备参战。金日成说：“我们考虑，在不影响国家关系的情况下去做。事实上朝苏关系除外贸外，已没有什么了。”金又说，朝方可以暂时不点名，但要参加论战，以教育朝国内人民，对其他兄弟党也有影响。

9月17日上午，中朝双方又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对刘少奇说，关于国际共运的分裂问题，朝鲜劳动党不怕分裂。他全面列举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对朝一贯施加压力、进行干涉和颠覆的事实，说明实际上朝鲜劳动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分裂了。朝鲜劳动党对赫鲁晓夫一直保持警惕，没说过心里话。对于打倒赫鲁晓

夫，朝鲜劳动党从心里愿意。但朝是小国，自己单独提出来没有力量。中共是大党，如果同赫鲁晓夫闹翻，朝鲜劳动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金日成还说，朝鲜劳动党正准备参加论战，不愿站在第二线，已组织秀才班子，准备写“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无产阶级专政”等几篇文章。他对刘少奇说，水平可能没有你们的高，但只要正确就好。

在次日进行的长达3小时的会谈中，金日成表示，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蜕变变质，斯大林究竟应该有多大责任，朝方还没有研究过，并说，我们都像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学习共产主义和革命的，当时学的都是斯大林好的一面，对他的缺点没有很好研究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斯大林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196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国家分裂为两强体系，该解密文件明确表明朝鲜在当时苏中理念纷争过程中采取的立场。（据《都市资讯报》）

史上十大成功 克格勃特工



世界闻名的情报机构——克格勃20多年前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如今，当年的克格勃特工中不少人成了国家新贵，媒体曾列出了俄罗斯十大最成功的前克格勃特工名单。

报道称，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所当然居第一位。文章称，1952年出生的普京，中学时就梦想加入克格勃，18岁时主动要求为该机构工作，未获批准。1975年大学毕业，他的梦想才得以实现。普京在克格勃从事对外情报工作多年，在民主德国工作期间被授予中校军衔。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后，他的领导班子大都由前克格勃同事组成。

位居第二的是俄政坛极具影响力的副总理伊戈尔·谢钦。1960年出生的谢钦年轻时就为克格勃工作，曾以军事翻译的身份在非洲工作，回国后进入列宁格勒市政府，从那时起，他一直跟随普京。

排第三位的是第一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曾出任国防部长，曾被视为普京的“接班人”。他1976年加入克格勃，最终获得上将军衔。上世纪80年代，伊万诺夫被派到国外，90年代进入对外情报机关。1998年普京领导俄联邦安全总局时，他被任命为副局长。

排在第四位的是现任俄内务部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他1981年进入克格勃，后一直就职于安全部门，直到出任俄联邦内务部长。第五位是谢尔盖·切梅佐夫。他曾获上将军衔，现在领导着在全俄拥有400多家下属企业的国营俄罗斯技术公司。

其他上榜者分别是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曾任俄联邦总理，后重返特工机构；安德烈·别利亚尼诺夫，曾在民主德国工作，并结识了普京，在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他任俄国防出口公司总经理，2006年起任俄联邦海关局局长；康斯坦丁·罗莫丹诺夫斯基，1983年入行，2001年，已是上将的他开始领导俄联邦内务部内部安全局；弗拉基米尔·库宁，上世纪70年代加入克格勃，2000年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后成为俄铁路股份公司的创立者和领导人；尼古拉·托卡廖夫，1996年随普京进入俄联邦总统事务局，普京任总统后，他由俄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升至公司老总。（据环球网）

“大跃进”中的苏联因素

1958年春，中国宣布：10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这两个期限很快就一改再改，而且越改越短。作为“超英赶美”口号的具体化，当年夏天，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紧接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应运而生”。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些内部谈话、批示，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明显的印象：“超英赶美”是名，赶超苏联为实。

从已解密的档案判断，赫鲁晓夫是反对中国“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苏联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异想天开，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把苏联给比下去。1959年7月18日，正在波兰访问的赫鲁晓夫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以总结苏维埃政权初期搞公社化失败的教训的方式，暗示中国公社化运动的前途同样渺茫。

赫鲁晓夫这篇讲话被翻译出来

后，正在庐山开会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马上看到了。凑巧的是，此前四天，即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提交了一封信（有人称为“万言书”），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提出了尖锐批评。毛泽东一开始对“万言书”并不在意，只是后来在某些因素作用下，态度才急转直下，对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一类影射提法甚为恼火，而赫鲁晓夫四天后从波兰“送来”的这根“暗刺”（刘少奇语），无异于火上浇油。

针对赫鲁晓夫的指桑骂槐，毛泽东在致王稼祥的信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宣称“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他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直接挂起钩来，说彭这次闻到了赫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看法的气味，“从国际上取经来了”。

毛泽东虽然一再感谢赫鲁晓夫给中国提供多方面援助，并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他，与斯大林相比，要平等得多，但他深知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秉性和乖戾多变的个性。况且，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已经“羽翼变硬”，有求于毛泽东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苏联的实力日益见长。在赫鲁晓夫公开讲话中，对毛泽东的内外政策，不乏明刺暗讽。毛泽东预感到赫鲁晓夫可能要翻脸，中苏关系因而会发生逆转，苏方的援助将大大缩减。对此，他不得不防，预谋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便是这种对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看来，西方靠不上，苏联靠不住，要圆“强国梦”，只能靠自己。

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

（据《党史博览》）

斯大林申报院士曾落选

学者顾骥在一篇评论《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的文章中，提供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史料：1929年，斯大林曾申报过苏联科学院院士资格，但没有评上。

那年，斯大林与布哈林一起申报苏联科学院院士资格，布哈林因1913年有经济学著作问世，顺利获得院士资格，斯大林则因没有过硬的学术著作，选票不足数，落选了。斯大林感到很没面子，但也无可奈何。

这件事让今人来看真有点匪夷所思。斯大林何许人，堂堂总书记也。一个科学院，再了不起不就是受

中央节制的部门之一么，竟然没让斯大林当上院士，它是不是想关门呀？

据查考，早期的苏共领导层，个个学有专长，知识渊博，布哈林尤其突出。列宁曾称布哈林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布哈林写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是先于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列宁作的序，评价很高。布哈林当选院士，显然凭的是真本事。斯大林的学识其实也很渊博，他申报院士的材料想必也是言之有物的，但一评一比，他便不够格了。标准，无疑是学术的，而不是权力的。布哈林当选，斯大

林落选，都是学术标准在起作用。

何以那时苏联评选院士会有如此结果？一是那时苏联的学术界还存有相当浓厚的“科学高于权力”的风气，评选院士，权力必须服从科研成果和民主选举；二是那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还刚露头，未成气候，苏联的科学家还不大买斯大林的账。

后来，斯大林成了神，当然也就当上了院士。苏联学术界也乱套了，权力对科学的干预愈来愈多，李森科、米丘林煊赫一时，苏联的科学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据青岛新闻网）